

冬夜的暖灯

刘建英(济南)

冬夜漫长,正是爱书人静读的好时节。说起爱夜读的习惯,便不由得想起我的六爷爷,想起那盏马灯的暖黄光亮,想起那些被故事照亮的寒冷长夜和其中深藏的童年趣事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,生产队分来两匹骡子。因无人懂得饲养,曾骑过马的六爷爷便被派去牲口屋,专司照料。

大人们忙过春种、夏耘、秋收,入了冬,日子便松散下来。早晨八点多才出工,中午便回家吃饭;下午一点半再上工,太阳偏西就又收了工。

晚饭后,大人带着孩子,三三两两聚到牲口屋来——这里干净、宽敞又生着炉火,比家里还暖。那时各家都节省,一支手电筒已是稀罕,十几块的收音机更是奢望。寻常夜里只点一盏小煤油灯,母亲纺线,缝衣时才肯多燃一会儿。这牲口屋,自然成了全村男女老幼冬日里最爱待的地方。

俗话说“马无夜草不肥”,所以牲口屋的灯,总是全村亮得最久的一盏。每年冬天,只要晚饭后无事,我便拽着父亲的衣角往那儿跑。十几个年纪相仿的伙伴聚在一处,在又软又暖的草池子里打滚嬉闹,笑声几乎要掀翻屋顶。

玩闹够了,我们便缠着大人讲故事。起初是另一位饲养员爷爷

讲,可翻来覆去总是“狼来了”那几个故事,听腻了,我们就在草堆里闹作一团,搅得草屑纷飞。后来大家一起去求六爷爷,起初他总推辞:“老了,记不全是。”直到某个夜晚,在父亲和几位叔伯的再三恳请下,他才终于点了点头。

六爷爷一开口,就把我们都“定”住了。

天上地下,古今中外,他的故事像缓缓展开的卷轴,在我们眼前铺开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。一屋子二三十人,顿时鸦雀无声。

平时严肃的六爷爷,讲故事时像换了个人,声音温和,偶尔还带着幽默的停顿。从他那里,我第一次知道“我们住在一个叫地球的圆球上,地球很大,大到找不到咱们村。”“我们国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,历经很多朝代,那些古人把故事写在书里,等着我们去读。”“要想明白这些,就得认字,就得读书。”

不知不觉间,我的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:“要多读书,长本事,将来报效国家。”

这粒种子默默生长。从小学到中学,从恢复高考到走进大学校园——许多年后回头看,才知道那些冬夜的故事,早已为我点亮了人生的第一盏灯。

六爷爷已故去多年了,但那盏灯,似乎还在亮着,未曾熄灭。

敬畏

宋婵娟(任城)

时序更迭,岁聿云暮。立于辞旧迎新的渡口回望,来路苍苍,感慨万千。这一程,有风雨兼程的跋涉,有灯火阑珊的坚守,更有对岁月、对自己心、对文学那份初志的深深敬畏。

敬畏岁月,是敬它无声却涵容万象。岁月是最缄默的史笔,不为谁驻足,亦不为谁回头。它令枝头繁花委地成尘,又催发早春第一痕新绿;它使青丝染上霜色,亦让眼眸沉淀通透。于我们而言,岁月不是追逐的远方,而是掌心可掬的流光。每个晨昏皆是馈赠,每次提笔皆是与岁月的轻语。那些诗笺上的平仄、灯影下推敲的字句,都成了时间长河中闪亮的星子,照亮寻常的日日夜夜。

敬畏自己,是敬内心深处不熄的热爱与执守。人世熙攘,最难的莫过于在喧嚣之中护持心灵一隅静土。我们或许平凡,却怀着对文学最本真的向往;或许步履蹒跚,却从未止息对文字的追求。敬畏自己,是不辜负每一刻心动,不轻慢每一次书写;是灵感枯竭时,仍愿独对纸笔;是无人解语时,仍能坦然道一

声“我手写我心”。唯懂得敬畏自己的人,才能在岁月打磨中活得从容而笃定,于文学的园圃里,耕耘出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敬畏持之以恒,是敬这份坚守中蕴藏的平凡与崇高。文学之路,从来坎坷多于坦途。并无捷径可循,惟赖一字一句的积累、一朝一夕的执着。也许我们的文字未能惊艳四方,我们的诗篇未必流传久远,但那日复一日的耕耘,本身便是可敬的力量。宛如春种深埋,静默扎根,终将破土而出;犹如寒松立雪,风霜愈厉,愈见苍翠遒劲。持之以恒,并非一时兴起的焰火,而是将对文学的热爱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,将对文字的虔敬转为每次提笔的源泉。这份坚持,无关年岁,不问浮名,只关乎心底那盏不灭的灯。

旧岁已织千重锦,新年更待百尺竿。站在新的起点,愿我们仍怀揣这三份敬畏,于文学的路上继续笃实前行。愿岁月不负深耕之志,愿自己不负赤诚之心,愿笔墨长伴,在流淌的时光里,写下更多属于生命的隽永篇章。

沿着家乡的河流行走

张素丽(任城)

小雪节气前两天,北风里裹着清寒,阳光尚透着些许暖意,我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家乡。

三个多月前,母亲随妹妹一家搬进市区,我回去的落脚点,也随之转移。从老家村庄去往市区,可以向东经惠河堤顶路转滨湖大道一路北行。那是我尚未走过且怀有期待的路线——一条沿着故乡河流延伸的路。

惠河发源于老家鱼城林庄。就像探寻一条生命的起源,我抽空从小镇西关左拐,前行一两里地到了林庄驿站。白墙黛瓦的林庄驿站建得落落大方。驿站南一路之隔的是东西流淌的东鱼河,一条深且窄的河沟连接起了南北走向的惠河。东鱼河水面阔大,几十米宽,清水漾着微波,河岸簇生着一米多高的芦苇丛。苇叶枯黄,灰白的芦花开得蓬蓬勃勃。我俯身探水,河水清冽凉润。

沿惠河堤顶路北行,两侧是秋收后辽阔的黄土地。冬小麦与大蒜苗离地一拃来高,绿汪汪铺展在田垄间,宛如给大地覆上一层温润的绿毯。河流的身影凸显,静静流淌的惠河宛如这片黄土地上跳动的脉搏,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堤顶路王鲁段,路左侧有一条铺展了几十米长的稻粒晾晒带。几位村民正抖着木锨翻晒稻粒,柏油路面发出有规律的顿挫声响,仿佛在向路右岸的河流讲述稻花香里的故事。

继续东行,由惠河路拐进滨湖大道,车辆开始傍着京杭大运河岸行驶。清碧宏阔的运河水在午后的

阳光下泛着碎银子般的光。岸边的杨树树叶已染上金黄,有的树上树叶落尽,露出灰褐色的树干,给人一种素朴利落的美。偶有几处柳树尚绿叶披垂,柳条儿迎风映水,在周遭一片枯黄里更显柔美秀逸之姿。

被润泽心神的河水吸引,我看到一个标有“渡口”的路牌,就驶离了主路,拐进运河畔的渡口停车场,走向那片碧水。河岸上几位垂钓者静默端坐,目光凝望着河面的鱼竿。摆渡的老人见我与其他两位访客向他招手,便发动起柴油机,那艘宽大的渡船在突突的马达声里缓缓靠岸。河对岸的一处石壁上刻着“鹿鸣岛”字样。下船踏上小岛,人仿佛进入了河湾深处的世外桃源。只是初冬时节,岛上更加幽静,景色略显萧条。

沿滨湖大道继续前行,不多时到达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桥旁,桥身高处悬挂着“运河之都”的醒目横楣。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,把车停靠在桥下,又一次奔向大运河。这段河面更加开阔,河岸上蓝底公示牌标示着“梁济运河济宁段”。百余米宽阔的河面上货轮正徐徐驶过。妹妹搬进城前,我每次行经都匆匆路过,不曾近距离饱览这壮阔的大运河,这曾给家乡带来“江北小苏州”美誉的大运河。岁月悠悠,一眼千年。

家乡的河流,那汨汨流淌的生命之水,那润泽大地万物的血脉,如此清晰地印进了我的家乡图谱,也默默润泽了我这久别故乡的游子焦渴的心田。

雪里已知春信至

小竹(任城)

住在25楼的我,视野是很开阔的,晴朗的天气还能看到如黛的远山。

早上六点起床,习惯性地望向窗外,落雪无声轻似梦,一片白色入眼帘。这不,窗外还零星飘着雪花呢,瑞雪兆丰年,是个好兆头。

落雪无声,却已将城市装扮成最美的模样。雪花还在飞舞,这些白色的精灵编织着冬日的童话,讲述着冬天的浪漫与美好,书写着最纯洁的冬日诗行。雪花是冬日最温柔的心动,是对大地最深情的告白。

我的思绪随着窗外的雪花,飞到了小时候。

记得小时候下雪是冬的日常,常常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可那时的我不懂欣赏,只知疯玩。

那时候的孩子们是雪中的精灵。我们在厚厚的雪地上打雪仗、堆雪人,有的还专门去深沟的积雪里走,腿陷进去很深,直玩到棉裤棉鞋都湿了。回到家,我赶紧脱掉棉裤和棉鞋,钻到被窝里。那时的孩子大都只有一条棉裤,妈妈会边骂

边拿走弄湿的棉裤和棉鞋,点上柴火烤干,待到烤干拿过来,被窝也热了。可经不住雪地的诱惑,在妈妈跟前怯生生地穿上,妈妈总是狠狠地讲:“不能再去玩雪了。”趁妈妈不注意,转眼又疯玩去了。雪地上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打闹声、欢笑声,即便小手冻得像紫茄子一般,却冻不住孩子们欢快的笑声。

妈妈常说: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冬天的雪是麦苗御寒的棉被,有了这厚厚的棉被,来年一定是个丰收年。

洁白的冬雪让冬的世界有了诗意,土地里沉睡的种子只待春雷一响,就会被唤醒,露出地面,睁开双眼,快乐地加入千花百卉的春天。

遗憾的是窗外的雪好像停了。本想着再下大点,去体会一下李白“应是天仙狂醉,乱把白云揉碎”的意境。漫步雪中,看那点点杨花,片片鹅毛,体会风舞琼花似梨花的诗意,任风卷梨花入袖寒。

冬有梦,雪成诗。雪里已知春信至。一树寒梅如报春的信使,让我们听到了春天脚步的声音。